

## 夏县方言完成体研究

彭兰玉，李小芬

(湖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00)

**摘要：**

夏县位于山西省的南部，虽行政划分上归属于山西，在方言归属上却不属于晋语，属于中原官话汾河小片。本文在方言调查的基础上，对夏县方言的“完成体”体貌系统进行了描写、概括和总结。

夏县方言的完成体体貌系统由“要[iau<sup>33</sup>]”，来[laɪ<sup>0</sup>]，也[ia<sup>324</sup>]，下[xa<sup>33</sup>]”四种体貌标记构成，我们首先分别对四种标记在夏县方言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描写，其次将四种标记进行了内部比较，发现“要”多表实现，且不可和趋向动词共现，“也”表完结，可和趋向动词共现，“来”多表整个事件的完成，“下”强调动作的完成结果。通过与运城方言进行外部对比，发现与行政中心运城相比，夏县方言保留了更为完整的体貌系统。

最后对夏县方言的完成体的体貌系统进行了综合考察，发现其标记存在“跨类、共现、黏着、一体多标记、虚化”等多个特点，既保留了完整的体貌系统，又拥有较为鲜明的自身特色。

**关键词：**夏县方言，完成体，标记，特征

中图分类号：H

文献标识码：C

### 前言

山西夏县在山西省中偏东南部，南接平陆县，北邻闻喜县、垣曲县，西连盐湖区，东隔黄河与河南渑池县相望。<sup>1</sup>山西方言内部差异比较明显，全省方言大致可以分为六个区：中区、西区、北区、东南区、南区、东北区。夏县方言属于南区方言中的“侯马片”。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体”是语法范畴的一种，但多年来“体”的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为“体”，如高名凯（1948:186–199）；有的称为“态”，有的称之为“相”，如吕叔湘（1942:227–233）；有的称之为“情貌”，如王力（1943:151–160）等等。本文认为“体”是表示动作事件在一定时间进程中的状态，通常反映的是事件进程中某一时点或时段的特征，或动作、事件所实际经历的绝对时值。

我们可以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界将汉语体貌研究分为两个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以王力（1943）、吕叔湘（1942）、高名凯（1948）等人为代表，他们研究的重点在于概括和区分体标记的意义，对于“体”的界定和分类各持有不同的观点。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以马庆株（1981）、邓守信（1986）、陈平（1988:405）、戴耀晶（1997），左思民（1997:109–115）

<sup>1</sup>夏县人民政府网站-地域信息

等为代表。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对“情状类型”的讨论，且均基于 Vendler 在《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中所提出的四类情状的定名，分别为“静态（state），活动（activity），完结（accomplishment），达成（achievement）。”

研究者也把“体貌”的研究对象从现代汉语扩展到汉语方言的研究。但相比现代汉语，方言“体貌”研究的起步时间较晚，研究力度也略显薄弱。

对方言“体貌”的研究或集中于讨论某一体貌标记的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或集中研究某一类“体貌”的体貌标记和特征；或研究某个方言整个的“体貌系统”。刘祥柏、杨敬宇、王景荣（2003）、胡德明（2008:325–328）等主要集中在对单个体貌标记的研究上；饶长溶（1996:433–439）、涂光禄（1997:79–88）、李小凡（1998:143–195）、彭兰玉（2005:191–224）等学者主要对某一方言的“体貌系统”进行了完整的考察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彭兰玉先生的专著《衡阳方言语法研究》（2005）设独立的一章《体貌的表达》对衡阳方言的体貌系统进行线性描写和网状分析，不仅为湘方言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丰富的方言材料，更是我们进行方言体貌研究可以学习和参照的典范。除此之外，如张双庆主编的《动词的体》（1996）将中国东南方言语法研讨会所讨论的各方言“体”问题论文集结出版，涉及到的方言区也极其广泛，包括吴语、闽语、粤语等诸多方言，是一部对东南各方言的体进行了较全面的描写的会议集，推动了整个方言体貌研究。

史秀菊（2011: 91–94），郭校珍（2008: 83），高香艳《平鲁方言助词研究》（2015: 21），刘芳（2014）从各角度对晋语的体貌进行了研究。但夏县的体貌系统前人并未研究过，对夏县方言的保护和研究力度也远远不够。夏县没有自己关于方言的县志，也没有相关的方言字典，关于夏县方言研究的论文更是屈指可数，可搜罗到的仅仅是解超迪关于夏县方言重叠式研究的几篇文章，如《山西夏县方言重叠名词 AA 式的语义分析》、《夏县方言重叠形容词 AA 式初探》等几篇。体貌系统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本文以夏县方言的完成体为切口，对夏县方言体貌系统进行初步研究。

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方言调查法、描写法和对比法，力求全面、真实、清晰的对夏县方言的完成体体貌系统进行描写和分析。在语料来源上，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获得第一手语料。笔者也是夏县人，部分语料自拟，但都经过发音合作人的核实。发音合作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备注
李**	男	85（1932 年生）	小学	夏县人，从未离开过本土，只会夏县方言，乡音纯正
张**	女	82（1935 年生）	小学	夏县人，从未离开过本土，只会夏县方言，乡音纯正
李**	男	56（1961 年生）	大学	夏县人，从未离开过本土，只会夏县方言，乡音纯正话
樊**	女	55（1962 年生）	中专	夏县人，从未离开过本土，只会夏

				县方言，乡音纯正
徐**	男	24（1993年生）	大学	夏县人，会夏县方言和普通话，乡音纯正

本文中采取了一些符号，V 代表动词，A 代表形容词，N 代表名词，O 代表宾语，NP 代表名词性结构，VP 代表动词性结构。方言例句均标注普通话进行解释，同时用国际音标注音，体例如：

（7）我吃要鸡也。我吃了鸡了。

$\eta\theta^{324} t\zeta^h \sim iau^{33} tei^{53} ia^0.$

“（7）”是例句的编号，本文全篇连续编号；“我吃要鸡也。”是方言例句，找不到合适的汉字表示时，用□代替，如用同音字代替则字下添加波浪线“~”予以标记，若划横线如“要”表示其是动态助词，“天快亮了。”用楷体对方言例句进行解释，“ $\eta\theta^{324} t\zeta^h \sim iau^{33} tei^{53} ia^0.$ ”是本例句的国际音标注音，声调标为“0”的音节为轻声。

## 第一节 完成体标记“要、也、来<sub>1</sub>、下”

完成体表示动作或状态变化的完成（胡明扬 1996：2）。夏县方言中的完成体标记主要有“要、也、来<sub>1</sub>、下”。

### 1.1 “要[iau<sup>33</sup>]”

“要”在夏县方言中是典型的“完成体”标记，位于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

#### （一）“V+要+O”

此结构中的宾语可以为多种形式，在音节上，可以是单音节、双音节甚至是多音节形式；同时也可出现在连动句中，也可用来回答问句，或出现在对举语境中，如：

（1）我早期喝要南瓜米汤。我早上喝了南瓜粥。

$\eta\theta^{324} za\sim u^{24} te^h i^{53} x\sim^{43} iau^{33} l\sim^{31} kua^{53} mi^{324} t\sim^h \sim^{53}.$

（2）吃要果再吃橘。吃了苹果再吃橘子。

$t\zeta^h \sim^{53} iau^{33} k^h uo^{324} tsai^{33} t\zeta^h \sim^{53} t\zeta y^{31}.$

例（1）中“喝”的宾语是多音节宾语，完成体标记“要”标记“喝”的动作已经完成；例（2）属于连动句，“吃果”和“吃橘”两种动作行为接连发生，在此例句中“要”标记的是将来的完成，在说话时“吃果”这一动作行为还未完成，但是由“要”标记后指将来完成了“吃果”这一动作行为之后再进行“吃橘”这一动作行为。

“要”标记的完成句还可位于几个分句中，多是对完成事件的列举，如：

（3）我晌午吃要鸡蛋，吃要包。我中午吃了鸡蛋，吃了包子。

$\eta\theta^{324} san\sim^{24} u^0 t\zeta^h \sim^{53} iau^{33} tei^{53} t\sim^{33} t\zeta^h \sim^{53} iau^{33} pau^{53}.$

（4）他拿要鱼，拿要鸡，拿要馍。他拿了鱼，拿了鸡，拿了馒头。

$t\sim^h a^{53} la^{31} iau^{33} y^{53}, la^{31} iau^{33} tei^{53}, la^{31} iau^{33} m\sim^{31}.$

例(3)是对中午吃饭内容的列举，前后两个分句中的“要”均不可省略；例(4)是“拿”这一动作对象的列举。

(5) 你刚刚吃要药，不敢喝茶。你刚刚吃了药，不要喝茶。

$\eta\text{i}^{324}\text{teian}^{\text{j}^{33}}\text{teian}^{\text{j}^0}\text{ts}^{\text{h}^{53}}\text{iau}^{33}\text{i}\varepsilon^{33},\text{pu}^{33}\text{k}\tilde{\text{a}}^{324}\text{x}\vartheta^{53}\text{ts}^{\text{h}^{31}}\text{a}^{31}.$

(6) 他拿来啥来的哟？他拿要鱼。他拿了什么东西来？他拿了鱼。

$\text{t}^{\text{h}^{53}}\text{la}^{31}\text{lai}^{31}\text{s}\vartheta^{24}\text{li}^{31}\text{ti}^0\text{iou}^0?$   $\text{t}^{\text{h}^{53}}\text{la}^{31}\text{iau}^{33}\text{y}^{31}.$

例(5)中“刚刚”标记动作完成的时间在不久前，“吃药”这一动作行为已经完成，而且此完成体小句也成为后句“不敢喝茶”的原因。例(6)“他拿要鱼”是对问句的回答，且在说话时动作主体已经完成了“拿”这一动作行为。

由上可见，夏县方言中“要”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我吃了<sub>1</sub>饭了<sub>2</sub>”的“了<sub>1</sub>”用法相近，紧跟动词后且不可位于句末。同时“要”也可与表示完成的动态助词“也”共用，在句末的“也”兼表语气。如下例：

(7) 我吃要鸡也。我吃了鸡了。

$\eta\vartheta^{324}\text{ts}^{\text{h}^{53}}\text{iau}^{33}\text{tei}^{53}\text{ia}^0.$

例(7)中，“要”紧跟动词后，表明“吃”这一动作的完成，句末的“也”主要用来表达语气。

## (二) “V+要+双宾语”

此结构中“要”后加由人称代词“你、我、她、她都她们”和普通名词构成的双宾语结构。如：

(8) 他给要我一本书。他给了我一本书。

$\text{t}^{\text{h}^{53}}\text{k}\tilde{\text{e}}\text{i}^{324}\text{iau}^{33}\eta\vartheta^{324}\text{i}^{33}\text{pe}\tilde{\text{i}}^{324}\text{fu}^{53}.$

(9) 他刚刚踢要她一脚，不晓得为啥。他刚刚踢了她一脚，不知道为什么。

$\text{t}^{\text{h}^{53}}\text{teian}^{\text{j}^{33}}\text{teian}^{\text{j}^0}\text{t}^{\text{h}^{53}}\text{iau}^{33}\text{t}^{\text{h}^{53}}\text{i}^{53}\text{tei}\varepsilon^{324},\text{pu}^{53}\text{eiau}^{324}\text{ti}^0\text{u}\tilde{\text{e}}\text{i}^{33}\text{s}\vartheta^0.$

例(8)中“我”是动词“给”的间接宾语，“一本书”是“给”的直接宾语，完成体标记“要”紧跟动词“给”后，标记“给我书”这一事件的完成；例(9)完成小句未于前半句，“她”属于动词“踢”的直接宾语，“一脚”属于宾语补足语，“要”标记“踢”这一动作行为的完成，“刚刚”标记动作完成的时间在不久前。

## (三) “V+要+数量词”

在具体语境中，“V要”句后还可直接加数量词，省略宾语。一般出现在问答句中，或者前面出现了动词宾语，后面出于语言表达简洁性的考虑承前省略。例：

(10) 三外梨我吃要两外。三个梨我吃了两个。

$\text{s}\tilde{\text{a}}^{53}\text{u}\tilde{\text{e}}\text{i}^{33}\text{li}^{31}\eta\vartheta^{324}\text{ts}^{\text{h}^{53}}\text{iau}^{33}\text{li}\varepsilon^{324}\text{u}\tilde{\text{e}}\text{i}^{33}.$

(11) —你拿要几外糖？你拿了几个糖？

$\text{n}\tilde{\text{i}}^{324}\text{la}^{31}\text{iau}^{33}\text{tei}^{324}\text{u}\tilde{\text{e}}\text{i}^{33}\text{t}^{\text{h}^{31}}\text{e}\text{ŋ}^{31}?$

—我拿要三处。我拿了三个。

ŋə<sup>324</sup>la<sup>31</sup>iau<sup>33</sup>sə<sup>53</sup>uæi<sup>33</sup>.

例（10）“两处”数量短语后省略了宾语，根据前面的语境可将省略的宾语“梨”补充完整，“要”标记“吃两个梨”事件的完成；例（11）省略句“我拿要三处”是承前面问句的省略，可根据具体语境补足省略的宾语“糖”，体貌助词“要”标记“拿三处糖”事件的结束，省略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语言表达更加的简洁方便。

#### （四）“V+要+数量词+O”

在此结构的大多数语境中，名词宾语前面经常添加数量词语进行修饰，例如“一场、一处一个”等。如：

（12）我打要一外碗。我打破了一个碗。

ŋə<sup>324</sup>ta<sup>324</sup>iau<sup>33,33</sup>i<sup>33</sup>uæi<sup>33</sup>uə<sup>324</sup>.

（13）我收要一封信。我收到了一封来信。

ŋə<sup>324</sup>sou<sup>53</sup>iau<sup>33</sup>i<sup>53</sup>fərj<sup>53</sup>ein<sup>33</sup>.

例（12）（13）数量词“一处、一封”后紧跟的都是单音节宾语，如“碗、信”，是动词“打、收”的对象，句中的完成体标记“要”均位于动词后，标记说话时动作行为的完成。也可在单音节宾语前加修饰语，如：

（14）夜个下要一场大雨。昨天下了一场大雨。

ia<sup>33</sup>kə<sup>0</sup>xa<sup>33</sup>iau<sup>33,53</sup>tʂə<sup>324</sup>t<sup>h</sup>ə<sup>33</sup>y<sup>324</sup>.

例（14）中单音节宾语“雨”前加“大”标明“雨”的性质和规模，“数量词+修饰语+雨”共同构成了动词“下”的宾语，“要”标记这一事件的结束。

除了单音节宾语外，还可以加双音节宾语，如：

（15）夜个死要一外乞丐。昨天死了一个乞丐。

ia<sup>33</sup>kə<sup>0</sup>si<sup>324</sup>iau<sup>33,53</sup>uæi<sup>33</sup>t<sup>h</sup>i<sup>324</sup>kæi<sup>33</sup>.

例（15）中数量词“一处”后加双音节修饰语“乞丐”，是“死”这一不自主动词的对象主体，“要”标记“死”这一事件的完成，“夜个”标记这一事件完成的时间。

（16）兀牛长要三年。那头牛活了三年。

uo<sup>33</sup>ŋou<sup>31</sup>tʂə<sup>324</sup>iau<sup>33</sup>sə<sup>53</sup>nia<sup>53</sup>.

例（16）中“要”后直接加时间名词，表示动作“活”代表状态所持续的时间。在特定的语境中，“要”后名词可以省略只留下数量词。如“直个吃要三处（鸡）”。

#### （五）“V+要+小句”

“主+V+要”后还可紧接小句。

（17）他都走要我才能做个家事儿来。他们走了我才能做自己的事。

t<sup>h</sup>a<sup>53</sup>tou<sup>53</sup>tsou<sup>324</sup>iau<sup>33</sup>ŋə<sup>324</sup>ts<sup>h</sup>ai<sup>31</sup>ləŋ<sup>31</sup>tsou<sup>33</sup>kə<sup>33</sup>teia<sup>53</sup>ʂɿ<sup>33</sup>lai<sup>0</sup>.

(18) 你都要我心才能放下。你们来了我的心才能放下。

ŋi<sup>324</sup>tou<sup>53</sup>li<sup>31</sup>iau<sup>33</sup>ŋə<sup>324</sup>ɛin<sup>53</sup>ts<sup>h</sup>ai<sup>31</sup>ləŋ<sup>31</sup>fə<sup>33</sup>xa<sup>33</sup>.

以上结构中的 V 可以形成“V+要”结构的动词 V 多是持续性动词“坐、等、说、听、叫、念”等，一般像“死、嫁、懂、中”等非持续性动词不可和“要”搭配。如可持续性的言语动词“说、叫”构成的以下两例：

(19) 他说要半天都木说清楚。他说了半天都没有说清楚。

t<sup>h</sup>a<sup>53</sup>pfiɛ<sup>53</sup>iau<sup>33</sup>pã<sup>33</sup>t<sup>h</sup>iɛn<sup>53</sup>tou<sup>53</sup>mu<sup>33</sup>pfiɛ<sup>33</sup>tɛ<sup>h</sup>iɛ<sup>53</sup>pfə<sup>0</sup>.

(20) 我叫要你半天你都木答应，你聋也？我叫了你半天你都没有答应，你聋了吗？

ŋə<sup>324</sup>tɛiau<sup>33</sup>iau<sup>33</sup>ŋi<sup>324</sup>pã<sup>33</sup>t<sup>h</sup>iɛn<sup>53</sup>ŋi<sup>324</sup>tou<sup>53</sup>mu<sup>33</sup>ta<sup>53</sup>nɪŋ<sup>0</sup>, ŋi<sup>324</sup>luŋ<sup>31</sup>ia<sup>31</sup>?

上述两例均表示某种动作行为虽已完成，但还未达到目的。如例（19）“说”这一动作行为持续了一段时间，在说话时由“要”标记“说”这一动作行为已经结束，但还未达到“说清楚”的目的。

#### (六) “把+O+V+要”

“把”字句中的“要”表示的动作将在将来某个时间段完成，即在说话时此种动作并未完成，这里的“要”相当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了<sub>2</sub>”，放置在句末，来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吕叔湘：1984（314））。例如：

(21) 把书卖要。把书卖了。

pa<sup>324</sup>fu<sup>53</sup>mæi<sup>33</sup>iau<sup>33</sup>.

(22) 把衣服脱要。把衣服脱了。

pa<sup>324</sup>i<sup>53</sup>fu<sup>31</sup>t<sup>h</sup>uo<sup>53</sup>iau<sup>33</sup>.

上例分别请求对方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卖书、脱衣服”这些动作行为；“把”字句中的“要”表示的是将来的完成，是即将出现的变化，还没有产生结果。经常出现在句尾，读音也类似普通话中的“哟”，但它并不是句末语气词，因为在句子中可以和夏县方言中的句末语气词“哟”共现。如：

(23) 把水喝要哟。把水喝了呗。

pa<sup>324</sup>fu<sup>324</sup>xy<sup>53</sup>iau<sup>33</sup>iou<sup>0</sup>.

(24) 把衣服脱要哟。把衣服脱了呗。

pa<sup>324</sup>i<sup>53</sup>fu<sup>31</sup>t<sup>h</sup>uo<sup>53</sup>iau<sup>33</sup>iou<sup>0</sup>.

加句末语气词“哟”后的以上均表示语气极为委婉的请求，如例（24）（25）分别请求对方完成“喝水”“脱衣服”这一动作，语气极为温和，易让听话者接受。但在某种语境下“要哟”连用也可以表示不满的抱怨，如：

(26) 给你说要多少单遍，把书卖要哟。给说了多少遍，把书卖了吧。

kẽi<sup>324</sup>ŋi<sup>324</sup>pfiɛ<sup>53</sup>iau<sup>33</sup>tə<sup>53</sup>ʂau<sup>324</sup>ts<sup>h</sup>ã<sup>33</sup>, pa<sup>324</sup>fu<sup>53</sup>mai<sup>33</sup>iau<sup>33</sup>iou<sup>0</sup>.

上例中说话人的不满、不耐烦的语气很明显，一般通过句末语气词“哟”的语音延长使

这种情绪表达的更为强烈。

如果在想用夏县方言“把”字句来表示“现在已经完成”，替换“要”用动态助词“也”来表示，完成体动态助词“也”的具体用法将在下文中详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夏县方言中的“要”与普通话中的“了<sub>1</sub>”类似，均可位于谓词后，表示动作行为或者状态的实现或完成，但是两者也有一些差别。普通话中有“V+了+趋向补语”的结构，如“跳了起来，唱了起来”等，但在夏县方言中，不用“V+要+趋向补语”的结构形式，通常直接转为动态助词“开”所标记的起始体来表示，如“唱开也，跳开也”，也可以用“唱起来呀，跳起来呀”。

## 1.2 “也[ia<sup>31</sup>]”

### 1.2.1 “也[ia<sup>31</sup>]” 标记实现

在夏县方言中，“也”是表完成体的动态助词，经常处于句末的位置，仍具有一定的语气意义，但语气意义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着重讨论“也”的“完成体”用法。现将夏县方言完成体“也”的分布情况介绍如下：

#### (一) “把+N+V+也”

夏县方言中“也”可以出现在处置式把字句中，表示说话时动作已经完成。句末的“也”相当于普通话中经常处于句末位置的“了<sub>2</sub>”，谭春健（2004：7）指出，普通话中处于句尾位置的“了<sub>2</sub>”表示动作行为或状态从“未完成”到“完成”的转变。如：

(27) 把鸡杀也。把鸡杀了。

pa<sup>324</sup>tei<sup>53</sup>sa<sup>53</sup>ia<sup>31</sup>.

(28) 把树砍也。把树砍了。

pa<sup>324</sup>p<sup>h</sup>u<sup>33</sup>te<sup>h</sup>y<sup>31</sup>ia<sup>31</sup>.

上例中例(27)表示“鸡”从“未杀”到“杀死”，“杀”这一动作行为已经完成；例(28)表示“树”从“未砍”到“砍掉”，“砍”这一动作行为完成。

和前节中“把+N+V+要”相比，“把+N+V+也”结构所表示的语法意义略有不同，“把+N+V+也”表示说话时动作已经完成，“把+N+V+要”表示说话时动作尚未完成，说话者请求听话人在将来的某个时段完成动词表示的状态，所以“把+N+V+也”整句表示的语法意义是现在已经完成，“把+N+V+要”表示将来将要完成。

#### (二) “V+也”

(29) 我说也。我说了。

ŋə<sup>324</sup>p<sup>h</sup>iε<sup>53</sup>ia<sup>31</sup>.

(30) 给来灯关也。给那个灯关掉了。

kẽi<sup>324</sup>lai<sup>31</sup>tei<sup>31</sup>kuã<sup>53</sup>ia<sup>31</sup>.

这种类型中动态助词“也”直接添加在动词后，表示说话时，说话人所描述的动作 V

已经完成，并产生一定的结果义。如例（29）“也”标志着说话时“说”这一动作行为已经完成；例（30）在句末的“也”标示着说话时“关”的动作已经完成，灯已经处于关着的状态。

如将各句中的“也”替换为“要”，将完成体动态助词“要”置于句末位置时，“要”不再表示完成，而是表示语气强烈的命令，如“说要！”是命令别人快说，“灯关要！”命令别人关灯，“要”的句法位置不同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有区别，要有区分。

### （三）“V+数量词+O+也”

（31）我洗一处锅也。我洗了一个锅了。

$\text{ŋə}^{324}\text{ci}^{324}\text{i}^{53}\text{uai}^{33}\text{kuo}^{53}\text{ia}^{31}$ .

（32）我吃两碗饭也。我吃完饭了。

$\text{ŋə}^{324}\text{ts}^{\text{h}}\text{l}^{53}\text{lie}^{324}\text{uə}^{53}\text{fə}^{33}\text{ia}^{31}$ .

此类句式中“也”代表整个句子所表示事件的完成，并不单指“动作”的完成。如例（31）表示“洗一处锅”这一整个事件的完成，“洗”这一动作行为可能还未完成，因为说话人还可能继续洗“第三个、第四个锅”，但在说话时“洗第一个锅”这一事件已经完成；同样例（32）“也”标记“吃两碗饭”这一事件的完成，而非“吃”这一动作的结束。

### （四）“V+趋向补语+也”中“也”标记事件的实现

（33）鸟鸟飞过来也。鸟儿飞过来了。

$\text{nja}^{324}\text{nja}^{324}\text{fei}^{53}\text{k}^{\text{h}}\text{uo}^{33}\text{li}^{31}\text{ia}^{31}$ .

（34）他坐起来也。他坐起来了。

$\text{t}^{\text{h}}\text{a}^{53}\text{ts}^{\text{h}}\text{uo}^{33}\text{te}^{\text{h}}\text{i}^{324}\text{li}^{31}\text{ia}^{31}$ .

上述各例中“趋向补语”是对动作方向的补充说明。例（33）“过来”是指鸟向着说话者所在的方向飞过来了，由“也”标记，表明在说话时，“鸟飞过来”这一事件已经发生、实现；例（34）中“也”标记“他起来”这一事件的发生、实现。

### （五）“也”出现在句尾

（35）兀只鸡死也。那只鸡死了。

$\text{u}^{33}\text{ts}^{\text{h}}\text{l}^{53}\text{tei}^{53}\text{s}^{\text{h}}\text{l}^{324}\text{ia}^{31}$ .

（36）他夜个吃吃早期饭就出去也。他昨天吃完早饭就出去了。

$\text{t}^{\text{h}}\text{a}^{53}\text{ia}^{33}\text{kə}^{33}\text{ts}^{\text{h}}\text{l}^{53}\text{ts}^{\text{h}}\text{l}^0\text{tsau}^{324}\text{te}^{\text{h}}\text{i}^{53}\text{fə}^{33}\text{te}^{\text{h}}\text{i}^{33}\text{pfu}^{53}\text{tei}^{33}\text{ia}^{31}$ .

例（35）“也”处于整个简单句的句尾，标记在说话时“死”这一短暂性动作的结束，且不能“要”“也”连用；例（36）是个连动句，“也”位于两个动作行为“吃早饭”和“出去”的之后，同时标记这两个动作行为的结束。

（37）日头出来也，地壳干要木？太阳出来了，地上干了吗？

$\text{z}^{\text{h}}\text{l}^{33}\text{tou}^{31}\text{pfu}^{53}\text{li}^{31}\text{ia}^{31}$ ,  $\text{t}^{\text{h}}\text{i}^{33}\text{tçie}^{31}\text{kæ}^{53}\text{iau}^{33}\text{mu}^0$ ?

(38) 门开也，咱都进去吧。门开了，咱们进去吧。

mēi<sup>31</sup>k<sup>h</sup>ēi<sup>53</sup>ia<sup>31</sup>, tē<sup>h</sup>ia<sup>31</sup>tou<sup>53</sup>tein<sup>53</sup>tē<sup>h</sup>i<sup>33</sup>pa<sup>0</sup>.

例(37)(38)均位于前一小句的句末，且“也”标记动作行为或状态的实现。例(37)“也”指说话时“日头出来”这一事件得到实现，为下一小句提供了表示疑问的条件；例(38)说话时“开门”由“也”标记已经实现，所以才能产生下一句“咱都进去的”的倡议。

不仅是在动词谓语后，“也”也可以位于名词谓语的陈述句句末。例如：

(39) 都二十五也，还做胎娃着哩。都二十五岁了，怎么还是小孩儿呢？

tou<sup>53</sup>ər<sup>33</sup>ʂɿ<sup>31</sup>u<sup>324</sup>ia<sup>31</sup>, xa<sup>31</sup>tsou<sup>33</sup>t<sup>h</sup>ai<sup>53</sup>ua<sup>31</sup>tʂɔ<sup>53</sup>li<sup>0</sup>.

(40) 立春也，还冷来。立春了，还冷着呢。

li<sup>33</sup>pfei<sup>53</sup>ia<sup>31</sup>, xa<sup>31</sup>liɛ<sup>324</sup>lai<sup>0</sup>.

例(39)“也”位于数量词“二十五”之后，表明说话时“二十五”这一年龄的实现；

例(40)“也”位于顺序性词语“立春”之后，指说话时“立春”这一节气的实现。

上例中的“也”有一个共同特质，即带“也”的分句往往是下一分句的时间参照，并且为下一小句事态变化发展提供了原因和依据。如“日头刚红也”这一分句展现了“太阳极其红”的现象，深层次的语义含义为“时间不早了”，基于这样的理由，说话人才让听话人“快起”。“也”句代表了旧信息，用来引出后句所要表达的新信息。

### 1.3 “来<sub>1</sub>[lai<sup>31</sup>]”

夏县方言中的“来”身兼多职，具有多种用法：

- 1) 我来<sub>也</sub>。我来了。“来”是普通的趋向动词，和普通话的趋向动词“来”用法相同。
- 2) 钱只数来<sub>1</sub>一回。钱只数了一次。此例中的“来”是表完成体的动态助词，我们记为“来<sub>1</sub>”。
- 3) 就苦来<sub>2</sub>几年，不算啥。就经历过几年苦日子，不算什么。此例中“来<sub>2</sub>”是表经历体的动态助词，记为“来<sub>2</sub>”。
- 4) 这是我来<sub>3</sub>狗娃。这是我的狗。此中的“来<sub>3</sub>”同助词“的”，我们记为“来<sub>3</sub>”。
- 5) 追下来来<sub>4</sub>。正下雨呢。此例中“来<sub>4</sub>”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句末语气词，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呢”，我们记为“来<sub>4</sub>”。

在夏县方言中“来<sub>4</sub>”有[li<sup>31</sup>][lai<sup>31</sup>]两种读音，[li<sup>31</sup>]多指称动词“来”，表示动作的趋向，[lai<sup>31</sup>]是动态助词“来”的读法，表示经历、实现等语法意义。

本文的研究重点为过去体动态助词“来<sub>1</sub>”和经历体动态助词“来<sub>2</sub>”，本节先对夏县方言表过去的“来<sub>1</sub>”具体分布进行介绍：

#### (一) “NP+VP+来<sub>1</sub>+NUM”

此结构中，“来<sub>1</sub>”后接数量或时量，表示动作进行过的次数或完成的时间，在说话时，动作已经结束。在这种结构中，“来<sub>1</sub>”前经常有“只”出现，表示数量少，或感叹时间短；

当前句没有“只”出现时，后面分句一般出现“还”等表示转折的连接词。

(41) 我在屋只住来<sub>1</sub>几天。我在家住了几天。

ŋə<sup>324</sup>ts<sup>h</sup>ai<sup>33</sup>u<sup>53</sup>tʂɿ<sup>324</sup>pfu<sup>33</sup>lai<sup>31</sup>tei<sup>324</sup>tʰia<sup>53</sup>.

(42) 夜黑只睡来<sub>1</sub>两三处钟头。昨晚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ia<sup>33</sup>xu<sup>53</sup>tʂɿ<sup>324</sup>fu<sup>33</sup>lai<sup>31</sup>lie<sup>324</sup>sã<sup>53</sup>uai<sup>33</sup>pfuŋ<sup>53</sup>t<sup>h</sup>ou<sup>0</sup>.

例(41)例(42)中各例动词后都接的是时量宾语，或为概述，如例(41)中的“几天”，例(42)中的“两三个外钟头”。

(43) 夜个只吃来<sub>1</sub>三处橘。昨天只吃了三个橘子。

ia<sup>33</sup>kə<sup>33</sup>tʂɿ<sup>324</sup>ts<sup>h</sup>ɿ<sup>53</sup>lai<sup>31</sup>sã<sup>53</sup>uai<sup>33</sup>tey<sup>31</sup>.

(44) 钱只数来<sub>1</sub>一回。钱只数了一回。

teiã<sup>31</sup>tʂɿ<sup>324</sup>sou<sup>324</sup>lai<sup>31</sup>i<sup>33</sup>xui<sup>31</sup>.

例(43)“来<sub>1</sub>”标记“吃”动作的完成，“夜个”标记完成的时间在昨天，“三处橘”是标记完成的数量，数量词“三处”和宾语“橘”都出现，并未省略。例(44)名词宾语“钱”承前省略，若补充完整则为“一回(钱)”，由“来<sub>1</sub>”标记“数钱”动作的完成。

## (二) “NP+VP+来<sub>1</sub>+NP”

表示动作已经完成或结束。

(45) 打麻将赢来<sub>1</sub>钱。打麻将赢了钱。

ta<sup>324</sup>ma<sup>31</sup>teian<sup>33</sup>iε<sup>31</sup>lai<sup>31</sup>te<sup>h</sup>iã<sup>31</sup>.

(46) 我晌午间吃来<sub>1</sub>馄饨。我中午吃了馄饨。

ŋə<sup>324</sup>ʂan<sup>324</sup>u<sup>0</sup>teia<sup>53</sup>tʂɿ<sup>53</sup>lai<sup>31</sup>xuei<sup>53</sup>tuei<sup>0</sup>.

例(45)NP为单音节名词“钱”，由“来<sub>1</sub>”标记，说明在说话时“赢钱”这一事件已经完成。例(46)NP是叠韵词“馄饨”，由“来<sub>1</sub>”标记完成，“晌午间”标记完成的时间。除了形式简单的名词外，NP前也可加修饰语，如：

(47) 直个喝来<sub>1</sub>好酒。今天喝了好酒。

tʂɿ<sup>31</sup>kə<sup>33</sup>xə<sup>53</sup>lai<sup>31</sup>xau<sup>324</sup>teiu<sup>324</sup>.

例(47)单音节名词“酒”前加修饰语“好”共同做动词“喝”的宾语，并由“来<sub>1</sub>”标记，表明在说话时“喝酒”的动作行为已经结束。

(48) 我睡来<sub>1</sub>觉。我睡了觉。

ŋə<sup>324</sup>fu<sup>33</sup>lai<sup>31</sup>teiau<sup>33</sup>.

(49) 他打来<sub>1</sub>架，坐来<sub>1</sub>狱。他打了架，蹲了监狱。

t<sup>h</sup>a<sup>53</sup>ta<sup>324</sup>lai<sup>31</sup>teia<sup>33</sup>,ts<sup>h</sup>uo<sup>33</sup>lai<sup>31</sup>y<sup>33</sup>.

例(48)“睡觉”是一个离合词，“来<sub>1</sub>”插入其中表明了“睡觉”处于完成状态。例(49)“来<sub>1</sub>”标记的两个完成体短语处于对举状态，离合词“打架”由“来<sub>1</sub>”标记表示这一状态的结束，动词“坐”后插入“来<sub>1</sub>”指说话时“坐狱”这一事件的完成。

(50) —你年时个学来<sub>1</sub>啥？你去年学了什么？

ŋj<sup>324</sup>niā<sup>31</sup>ʂɿ<sup>31</sup>kə<sup>0</sup>çie<sup>31</sup>lai<sup>31</sup>ʂə<sup>31</sup>?

—我年时个学来<sub>1</sub>画画。我去年学了画画。

ŋə<sup>324</sup>niā<sup>31</sup>ʂɿ<sup>31</sup>kə<sup>0</sup>çie<sup>31</sup>lai<sup>31</sup>xua<sup>33</sup>xua<sup>0</sup>.

例(50) 完成体标记“来<sub>1</sub>”既出现在问句中，也出现在答句中。“学来<sub>1</sub>画画”由“来<sub>1</sub>”标记在说话时“学画画”的事件已经结束。

### (三) “NP 处+V+来<sub>1</sub>+NP”，

此种结构中“来<sub>1</sub>”表示动作主体的动作行为 V 在 NP 处处实现。

(51) 房顶上逮来<sub>1</sub>蝎。在房顶上抓了蝎子。

fəŋ<sup>31</sup>tin<sup>324</sup>ʂə<sup>0</sup>tai<sup>324</sup>lai<sup>31</sup>cie<sup>53</sup>.

(52) 胳膊顶裁来<sub>1</sub>疤疤。（摔了跤），胳膊上留下了疤。

kʰw<sup>53</sup>bə<sup>31</sup>tin<sup>0</sup>tsai<sup>53</sup>lai<sup>31</sup>pa<sup>53</sup>pa<sup>0</sup>.

例(53) 中“NP”是单音节动词，“NP 处”是典型的地点名词“房顶”，“来<sub>1</sub>”标记“逮蝎”这个事件在“房顶”这一地点得到实现。例(54)“NP”是重叠式名词“疤痕”，做动词“裁”的结果宾语，由“来<sub>1</sub>”标记，表明在说话时，“疤痕”这一结果已经出现。

(55) 夜个门套立来<sub>1</sub>多哩人。昨天门口站了很多人。

ia<sup>33</sup>gə<sup>0</sup>mēi<sup>31</sup>tau<sup>33</sup>li<sup>33</sup>lai<sup>53</sup>tə<sup>324</sup>lɪ<sup>0</sup>zēi<sup>31</sup>.

(56) 夜黑路上堵来<sub>1</sub>多哩车。昨天晚上路上堵了很多车。

ia<sup>33</sup>xu<sup>53</sup>lou<sup>33</sup>ʂə<sup>33</sup>tu<sup>324</sup>lai<sup>31</sup>tə<sup>324</sup>lɪ<sup>0</sup>tʂ̩ie<sup>53</sup>.

上述三例中地点名词 NP 处前都有明显的时间状语表明事件完成或发生的具体时间。例(55)句首状语“夜个”表明“门套”“立多哩人”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昨天，“多哩”标记程度，整句由“来<sub>1</sub>”标记完成。例(56)由“来<sub>1</sub>”标记表明“堵车”发生在“夜黑”地点在“路上”。

### (四) “A+来<sub>1</sub>+数量”

表示“A”所代表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已经结束了。

(57) 就苦来<sub>1</sub>几年，日月就好过也。就苦了几年，日子就好过了。

tʂ̩iu<sup>33</sup>kʰu<sup>324</sup>lai<sup>31</sup>tʂ̩i<sup>324</sup>niā<sup>31</sup>, zɿ<sup>33</sup>yue<sup>33</sup>tʂ̩iu<sup>33</sup>xau<sup>324</sup>kʰuo<sup>33</sup>ia<sup>31</sup>.

(58) 懂来<sub>1</sub>几年，可长大也。懵懵懂懂了几年，已经长大了。

xã<sup>53</sup>lai<sup>31</sup>tʂ̩i<sup>324</sup>niā<sup>31</sup>, kə<sup>31</sup>tʂ̩ə<sup>324</sup>tʂ̩ə<sup>33</sup>ia<sup>31</sup>.

例(57)完成体标记“来<sub>1</sub>”紧跟“苦”后表示前几年日子处于很苦的状态，但现在已经结束了这种状态。例(58)同样由完成体助词“来<sub>1</sub>”标记表示前几年处于“懂”的状态，但“长大了”这种状态已经结束了，处于过去完成的状态。

### (五) 兼语句中的“来<sub>1</sub>”

夏县方言“来<sub>1</sub>”出现在兼语句中时，“来<sub>1</sub>”既可以出现在 V<sub>1</sub>后，如 V<sub>1</sub>+来<sub>1</sub>+NP+

$V_2 + NP$ , 也可以出现在  $V_2$  后, 如  $V_1 + NP + V_2 + 来_1 + NP$ 。此句中的  $V_1$  多是使役动词, 如“喊、叫”等。

(59) a. 他班选来<sub>1</sub>他当班长。他们班选了他当班长。

ȵiA<sup>53</sup>pā<sup>53</sup>xuā<sup>324</sup>lai<sup>31</sup>ȵiA<sup>53</sup>tanj<sup>53</sup>pā<sup>53</sup>tʂanj<sup>324</sup>.

b. 他班选他当来<sub>1</sub>班长。他们班选他当了班长。

ȵiA<sup>53</sup>pā<sup>53</sup>xuā<sup>324</sup>ȵiA<sup>53</sup>tanj<sup>53</sup>lai<sup>31</sup>pā<sup>53</sup>tʂanj<sup>324</sup>.

(60) a. 她叫来<sub>1</sub>我去给她端盘子。她叫了我去给她端盘子。

ȵiA<sup>53</sup>teiau<sup>33</sup>lai<sup>31</sup>ŋə<sup>324</sup>te<sup>h·33</sup>kēi<sup>324</sup>ȵiA<sup>53</sup>tuā<sup>53</sup>p<sup>h·31</sup>.

b. 她叫我去给她端来<sub>1</sub>盘子。她叫我去给她端了盘子。

ȵiA<sup>53</sup>teiau<sup>33</sup>ŋə<sup>324</sup>te<sup>h·33</sup>kēi<sup>324</sup>ȵiA<sup>53</sup>tuā<sup>53</sup>lai<sup>31</sup>p<sup>h·31</sup>.

以上“来<sub>1</sub>”均标记动作已经完成, 但“来<sub>1</sub>”所处位置的不同句子所强调的完成的焦点有所不同。例(59) a 和 b 句中“他”都做兼语, 同时 ab 两句表达的意思相似, 但两句中“来<sub>1</sub>”所处的位置不同, 也决定了两句所强调的完成焦点不同。a 句强调说话时“选”这一动作行为已经完成, b 句强调说话时“当”这一动作行为已经实现。例(60) ab 句兼语都是“我”, a 强调说话时“叫”这一动作行为的完成, b 强调说话时“端”这一动作行为的实现。

“来<sub>1</sub>”句否定式直接在动词前加“木”, 如: “他班木选他当班长。他们没有选他当班长。”

上述完成体标记“要、也、来<sub>1</sub>”所表示的某种动作和产生的结果不一定同时结束。如有的结果已经产生, 但动作不一定结束。例如: 我吃对也, 可吃要一外果。我吃饱了又吃了一个苹果。“吃饱”这一结果已经产生, 但是吃的动作还在继续(又吃了一个苹果)。

#### 1.4 “下[xa<sup>33</sup>]”

夏县方言中“下”在某些语境下已经不表空间, 不具有方向性, 而是虚化为标记完成体的体貌助词。

##### (一) “V+下+O”

“V+下+O”结构中“O”可以是单音节宾语, 如:

(61) 我当下兵。我当了兵。

ŋə<sup>324</sup>tanj<sup>53</sup>xa<sup>33</sup>pɪŋ<sup>53</sup>.

(62) 我做下饭。我做了饭。

ŋə<sup>324</sup>tsou<sup>33</sup>xa<sup>33</sup>fæ<sup>33</sup>.

例(61)中动词“当”和宾语“兵”均是单音节, 由体貌助词“下”标记, 标志着“当兵”这一事件已经完成。例(62)由“下”标记, 表明“做饭”这一事件的完成。“下”标记的完成句中主语也可省略, 如:

(63) 才吃下饭。才吃了饭。

ts<sup>h</sup>ai<sup>31</sup> tʂɿ<sup>53</sup> xa<sup>33</sup> fæ<sup>33</sup>.

例（63）省略了“吃饭”的主语，“下”标记“吃饭”这一事件的完成，“才”表明这一事件结束不久。省略主语一般出现在说话人都清楚动作主体的具体语境中，由交谈双方在心中补足动作的主体，所以并不影响交际。

（64）我前个才浇下地，再等等。我前天才浇了地，再等等吧。

ŋə<sup>324</sup> tç<sup>h</sup>iæ<sup>31</sup> kə<sup>0</sup> ts<sup>h</sup>ai<sup>31</sup> tçiau<sup>53</sup> xa<sup>33</sup> t<sup>h</sup>i<sup>33</sup>,tsai<sup>33</sup> t̩i<sup>324</sup> t̩i<sup>0</sup>.

例（64）前半个小句是由完成体助词“下”标记的完成句，表明说话时“浇地”这一事件的完成，后半句是对听话者的建议。

“V+下+O”结构中“O”可以是多音节宾语，如：

（65）我做下馄饨搁在兀达。我做了馄饨放在那里。

ŋə<sup>324</sup> tsou<sup>33</sup> xa<sup>33</sup> xui<sup>31</sup> tui<sup>0</sup> kə<sup>53</sup> ts<sup>h</sup>ai<sup>33</sup> u<sup>33</sup> ta<sup>0</sup>.

（66）墙上打下眼眼，要糊住哟。墙上打了孔儿，不要粘住了。

tç<sup>h</sup>iɛ<sup>31</sup> ŋə<sup>33</sup> ta<sup>324</sup> xa<sup>33</sup> nja<sup>324</sup> nja<sup>324</sup>,pə<sup>31</sup> xu<sup>31</sup> fu<sup>33</sup> iou<sup>0</sup>.

例（65）“馄饨”是“做”的双音节宾语，由“下”标记在说话时“做馄饨”这一事件已经完成；例（66）重叠式名词“眼眼”是“打”的宾语，在说话时“打眼”这一事件已经完成，“眼眼”是“打”这一动作行为的结果。

## （二）答句中的“下”

（67）—他字怎个写兀们们好？他字怎么写的那么好？

t<sup>h</sup>a<sup>53</sup> ts<sup>h</sup>ɿ<sup>33</sup> tsə<sup>324</sup> kə<sup>0</sup> ciɛ<sup>324</sup> u<sup>33</sup> m̩i<sup>53</sup> m̩i<sup>0</sup> xau<sup>324</sup>?

—他练下字。他练了字。

t<sup>h</sup>a<sup>53</sup> liæ<sup>33</sup> xa<sup>33</sup> ts<sup>h</sup>ɿ<sup>33</sup>.

例（67）“他练下字”是对问句的回答，用来解释产生问句“写字好”这一现象的原因，“他练下字”这一问句表明“练字”这一事件曾经发生，并且在说话后还可能继续发生。

在具体语境中也可在答句中省略宾语，直接用“的”代替，形成“V+下+的”结构，但不能让宾语和“的”同时消失，“\*他交下”在夏县方言中不是正确的表达方式。

（68）—你交钱也么？你交钱了吗？

nji<sup>324</sup> tçiau<sup>53</sup> tç<sup>h</sup>iæ<sup>53</sup> ia<sup>324</sup> mə<sup>0</sup>?

—他交下的。他交了的。

t<sup>h</sup>a<sup>53</sup> tçiau<sup>53</sup> xa<sup>33</sup> ti<sup>0</sup>.

例（68）答句“他交下的”中“的”是对上句宾语“钱”的省略，在说话时“交钱”这一动作行为已经完成，为了语言交流的经济性，答句中直接省略宾语，用表达更为简单的“的”代替。

## （三）“V+下+数量宾语”

“V+下”可以后跟数量宾语，如下：

(69) 我蒸下一锅馍，你都都跑也。我蒸了一锅馒头，你们全都出去了。

ŋə<sup>324</sup> tsəi<sup>53</sup> xa<sup>33</sup> i<sup>53</sup> kuo<sup>53</sup> mə<sup>31</sup>,ŋi<sup>32</sup> tou<sup>53</sup> tou<sup>53</sup> p<sup>h</sup>au<sup>324</sup> ia<sup>0</sup>.

(70) 淋下一身雨。淋了一身雨。

lin<sup>31</sup> xa<sup>33</sup> i<sup>53</sup> səi<sup>53</sup> y<sup>324</sup>.

例(69)“一锅馍”做“蒸”的结果补语，“下”标记说话时“蒸”这一动作行为已经完成；例(70)“一身雨”做“淋”的结果补语，且“下”标记说话时“淋”已经结束。“数量词”也可由重叠式构成，如：

(71) 夜个我给她做下一桌桌菜。昨天我帮她做了一桌子菜。

ia<sup>33</sup> ke<sup>0</sup> ŋə<sup>324</sup> kəi<sup>324</sup> t<sup>h</sup>a<sup>53</sup> tsou<sup>33</sup> xa<sup>33</sup> i<sup>53</sup> pfə<sup>53</sup> pfə<sup>0</sup> ts<sup>h</sup>ai<sup>33</sup>.

(72) 院和晾下一堆堆衣服。院子里晾了一堆的衣服。

iua<sup>33</sup> xə<sup>0</sup> liəŋ<sup>33</sup> xa<sup>33</sup> i<sup>53</sup> tui<sup>53</sup> tui<sup>0</sup> i<sup>53</sup> fu<sup>0</sup>.

例(71)“一桌桌”由量词“桌”不完全重叠构成，“一桌桌”并不意味着“桌”多，而是指“桌子上的菜很满”，并且由“下”标记，表明说话时“做”的动作行为已经结束，产生了“一桌子菜”这样的结果；例(72)“一堆堆”是由量词“堆”不完全重叠而成，表明一堆衣服的“大”和“满”，由“下”标记，说话时完成了“晾”这一动作，产生“一堆衣服”这样的结果。其中数量宾语也可省略宾语，只留下数量词的结合，形成“V+下+数量词”的结构，如：

(73) 你不是要吗，只下买下五处。你不是要吗，现在买了五个。

ŋi<sup>324</sup> pu<sup>33</sup> ʂɿ<sup>33</sup> iau<sup>33</sup> mə<sup>0</sup>,tsɿ<sup>53</sup> xa<sup>33</sup> mai<sup>324</sup> xa<sup>33</sup> u<sup>324</sup> uai<sup>33</sup>.

(74) 你不早说，叫我寻下几圈。你不早点说，让我找了好几圈。

ŋi<sup>324</sup> pu<sup>33</sup> tsau<sup>324</sup> pfie<sup>53</sup>,tɕiau<sup>33</sup> ŋə<sup>324</sup> çin<sup>31</sup> xa<sup>33</sup> tɕi<sup>324</sup> tɕ<sup>h</sup>uæ<sup>53</sup>.

例(73)“买下五处”省略了具体的宾语，只留下数量词“五处”，由“下”标记在说话时“买”这一动作行为已经结束，且产生了“五处”这样的结果。例(74)“几圈”是对“几圈村”或“几圈套门口”的省略，由“下”标记说话时“寻”这一动作行为已经完成；

“V+下+O”中“O”也可能是一个描述不清的概述词，如：

(75) 地壳洒下一模糊。地上洒了乱七八糟一堆。

t<sup>h</sup>i<sup>33</sup> tɕ<sup>h</sup>iau<sup>33</sup> sa<sup>324</sup> xa<sup>33</sup> i<sup>53</sup> mə<sup>31</sup> xu<sup>0</sup>.

例(75)中“一模糊”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乱七八糟一堆”之意。也是瞬时性动词“洒”的结果，由“下”标记完成。

#### (四) 兼语句中的“下”

完成体标记“下”还可以出现在兼语句中。如：

(76) 他还寻下几处人盖房。他还找了好几个人盖房子。

t<sup>h</sup>a<sup>53</sup> xa<sup>31</sup> çin<sup>31</sup> xa<sup>33</sup> tɕi<sup>324</sup> uai<sup>33</sup> zəi<sup>31</sup> kai<sup>33</sup> faŋ<sup>31</sup>.

(77) 她还叫下一班口人吃饭。她还叫了她的几个同龄人一起吃饭。

tʰa<sup>53</sup> xa<sup>31</sup> tɕiau<sup>33</sup> xa<sup>33</sup> i<sup>53</sup> pæ<sup>53</sup> k<sup>h</sup> ou<sup>324</sup> z̥eɪ<sup>31</sup> tʂ<sup>h</sup>ɿ<sup>53</sup> fæ<sup>33</sup>.

例(76)“几处人”做动词“寻”的宾语和“盖房”的主语，整句属于兼语句，“下”位于动词“寻”后标记说话时“寻”的动作已经完成；例(77)“一班口人”是动词“叫”的宾语同时兼作“吃饭”的主语，整句属于兼语句，完成体助词“下”标记动词“叫”的完成。

## 第二节 夏县方言完成体的疑问和否定形式

### 2.1 完成体的否定形式

(一) 对“要”结构的否定。

出现在“要”结构中的动词一般是自主动词，马庆株(1988：174)指出，自主动词能用“不”或“没”否定，和普通话一样，夏县方言中，“要”结构的否定形式是在动词前加“木没有”或“甭不”，但否定词“甭/木”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微有差异。

(78) 霸 / 木把书卖要。没把书卖了。

pə<sup>31</sup>/ mu<sup>31</sup>pa<sup>324</sup>fu<sup>53</sup>mæi<sup>33</sup>iau<sup>33</sup>.

(79) 霸 / 木把衣服脱要。没把衣服脱了。

pə<sup>31</sup>/ mu<sup>31</sup>pa<sup>324</sup>i<sup>53</sup>fu<sup>0</sup>t<sup>h</sup>uo<sup>53</sup>iau<sup>33</sup>.

(80) 霸 / 木把水喝要。没把水喝了。

pə<sup>31</sup>/ mu<sup>31</sup>pa<sup>324</sup>fu<sup>324</sup>xə<sup>53</sup>iau<sup>33</sup>.

如以上各例所示，“霸”是“不用”的合体形式，一般用来奉劝别人不要做某事，如“霸把书卖要”一般是奉劝别人不要把书卖掉，补充的主语为“你”。“木”一般是指第一人称“我”或第三人称“他、她或他都”，“木把书卖要”补充的主语一般是“我/她/他都木把书卖要”，一般用来回答“霸”的问句。

(二) 夏县方言中“也”结构的否定形式用“木、不”，这和普通话相同，如：

(81) 木来北京两年也。没来北京已经两年了。

mu<sup>33</sup>li<sup>31</sup>pəi<sup>324</sup>teiŋ<sup>53</sup>lie<sup>324</sup>niā<sup>31</sup>ia<sup>31</sup>.

(82) 三天木吃东西也。三天没吃东西了。

sā<sup>53</sup>t<sup>h</sup>ien<sup>53</sup>mu<sup>33</sup>tʂ<sup>h</sup>ɿ<sup>53</sup>tuŋ<sup>53</sup>eɪ<sup>53</sup>ia<sup>31</sup>.

(83) 他不洗脸就上学去也。他不洗脸就上学去了。

tʰa<sup>53</sup>pu<sup>33</sup>eɪ<sup>324</sup>liɑ<sup>324</sup>tɕ<sup>h</sup>iu<sup>33</sup>ʂan<sup>33</sup>eɪɛ<sup>31</sup>tɕ<sup>h</sup>i<sup>33</sup>ia<sup>31</sup>.

例(81)“木”对动词短语“来北京”进行了否定；例(82)“木”对动词短语“吃东西”进行了否定；例(83)用否定词“不”否定了“洗脸”这一行为动作。

(三) 完成体“来<sub>1</sub>”结构和“下”结构都通过在动词前加否定词“木”对动作行为或状态进行否定。如：

(84) 日头木红来<sub>1</sub>一会儿，可阴也。太阳没红一会儿，又阴了。

z<sub>1</sub><sup>33</sup>tou<sup>0</sup>mu<sup>33</sup>xun<sup>31</sup>lai<sup>31</sup>i<sup>53</sup>xueir<sup>0</sup>, kə<sup>31</sup>nin<sup>53</sup>ia<sup>31</sup>.

(85) 我木睡觉。我没睡觉。

ŋə<sup>324</sup> mu<sup>33</sup>fu<sup>33</sup>teiau<sup>33</sup>.

例(84) (85)是完成体结构“来<sub>1</sub>”的否定，在否定时直接在动词或形容词前加否定词“木”，同时去掉完成体标记“来<sub>1</sub>”；

“下”直接在动词前加“木没有”表示对整句完成状态的否定，如：

(86) 我木买下书。我还没买书。

ŋə<sup>324</sup> mu<sup>33</sup> mai<sup>324</sup> xa<sup>33</sup> fu<sup>53</sup>.

(87) 他木做下饭。他还没做饭。

t<sup>h</sup>a<sup>53</sup> mu<sup>33</sup> tsou<sup>33</sup> xa<sup>33</sup> f<sup>h</sup>a<sup>33</sup>.

(88) 你还木寻下人？你还没找下人？

ŋi<sup>324</sup> xa<sup>31</sup> mu<sup>33</sup> çin<sup>31</sup> xa<sup>33</sup> z<sup>h</sup>ei<sup>31</sup>?

上述各例都直接在动词前加“木”表示对包含某种结果的事件的否定。例(86)中“买”的这一动作行为可能发生过，但可能没买到，所以“买下书”这一事件未完成；例(87)可能已经开始做饭，但“做饭”这一事件还未完成；例(88)“寻”这一动作行为已经发生并可能继续下去，并且还未产生“找到人”这样的结果。

## 2.2 完成体的疑问形式

### (一) 完成体“要”结构的否定形式

在夏县方言中，完成体“要”一般采取句末加“木”的选择疑问形式来表达疑问语气。

(89) 你吃要果也木？你吃了苹果吗？

ŋi<sup>324</sup>tʂ<sup>h</sup>ɿ<sup>53</sup>iau<sup>33</sup>kuo<sup>324</sup>ia<sup>31</sup>mu<sup>0</sup>?

(90) 你吃要木？你吃了吗？

ŋi<sup>324</sup>tʂ<sup>h</sup>ɿ<sup>53</sup>iau<sup>33</sup>mu<sup>0</sup>?

(91) 你都置要啥东西？你都买了什么东西？

ŋi<sup>324</sup>tou<sup>53</sup>tʂɿ<sup>33</sup>iau<sup>33</sup>ʂə<sup>31</sup>tʂɿ<sup>53</sup>ɛi<sup>0</sup>?

例(89) (90)都是构成选择疑问句来表示疑问语气，例(89)是“吃要果”和“木吃果”正反两种结果的选择；例(91)是对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完成结果的反问，是对“置东西”内容的反问。

### (二) 完成体“也”“来<sub>1</sub>”结构通常通过句末加疑问语气词“吗”来表示疑问，如：

(92) 脸洗也吗？洗脸了吗？

liɑ̃<sup>324</sup> ei<sup>324</sup> ia<sup>31</sup> mə<sup>0</sup>?

(93) 你睡来<sub>1</sub>觉吗？你睡了觉吗？

ŋi<sup>324</sup>fu<sup>33</sup>lai<sup>31</sup>teiau<sup>33</sup> ma<sup>0</sup>?

上述三例都直接在句末加上“吗”即可表示疑问语气。

(三) “下”标记的完成句在句末加“也么”表示对事件的疑问，或者直接加“也”表示对事件具体内容的疑问，如：

- (94) a. 你买下书也么？你买了书了吗？

ȵi<sup>324</sup> mai<sup>324</sup> xa<sup>33</sup> fu<sup>53</sup> ia<sup>324</sup> mə<sup>0</sup>?

- b. 你买下多少书也？你买了多少书呢？

ȵi<sup>324</sup> mai<sup>324</sup> xa<sup>33</sup> tə<sup>53</sup> səu<sup>324</sup> fu<sup>53</sup> ia<sup>0</sup>?

- (95) a. 你做下饭也么？你做了饭了吗？

ȵi<sup>324</sup> tsou<sup>33</sup> xa<sup>33</sup> fā<sup>33</sup> ia<sup>324</sup> mə<sup>0</sup>?

- b. 你做下啥饭也？你做了什么饭呢？

ȵi<sup>324</sup> tsou<sup>33</sup> xa<sup>33</sup> sə<sup>31</sup> fā<sup>33</sup> ia<sup>0</sup>?

上述四例中，a组例句都是对句子整个事件的疑问，句末加“也么”表示疑问语气，b组例句都是对句子某个具体内容或数量的疑问，句末加“也”表示疑问语气。例(94)a是询问对方“买书”这一事件是否发生或完成，用“也么”来表疑问，b句暗含“买书”这一事件在说话时肯定已经完成，说话者提问的目的在于询问买书数量的多少，用“也”来提问；例(95)a询问“做饭”这个事件是否完成，用“也么”来提问，b句在说话时做饭这一事件已经完成，说话者的目的是询问做的饭的内容是什么。

### 第三节 完成体标记的比较

#### 3.1 “也”和“要”比较

在夏县方言中“也”和“要”都可以表示动作完成，但是两者有所不同，“要”式中不可出现趋向动词，如“\*坐起来要”，但是在“也”结构中却可以说“坐起来也坐起来了”。“要”多表实现，“也”多表完结。例如：

- (96) 我念要一本书。我读了一本书。

ŋə<sup>324</sup> niaen<sup>33</sup> iau<sup>33</sup> i<sup>53</sup> pēi<sup>324</sup> fu<sup>53</sup>.

- (97) 我念一本书也。我读完了一本书。

ŋə<sup>324</sup> niaen<sup>33</sup> i<sup>53</sup> pēi<sup>324</sup> fu<sup>53</sup> ia<sup>0</sup>.

前者表示我实现，多指“我读了一本书”通常还会继续读下去，再读第二本，第三本。但是后者强调的是完结，“我读完了一本书”，潜在意义是不再继续读啦。两者有所不同。

若“要”“也”均处于否定句中，则“要”的否定句表明说话者要求描述的动作行为或状态将来不要实现，说话时动作行为并未发生，而“也”的否定句表明说话时动作行为已经发生，说话者要求所发生的动作行为不要再继续，如：

- (98) a 要抢要！别扔啦！

pə<sup>31</sup> lui<sup>31</sup> iau<sup>33</sup>!

b 要抢也。别扔啦。

pə<sup>31</sup>lui<sup>31</sup>ia<sup>31</sup>.

(99) a 要叫他说要！不要让他（漏嘴）了。

pə<sup>31</sup>təiau<sup>33</sup>ta<sup>53</sup>pfiə<sup>53</sup>iau<sup>33</sup>!

b 要叫他说也。不要让他再说啦。

pə<sup>31</sup>təiau<sup>33</sup>ta<sup>53</sup>pfiə<sup>53</sup>ia<sup>31</sup>.

例(98)中的a句表明说话者希望自命令发出之后，听话者不再出现“抢”的动作行为，说话时“抢”这一行为并未产生。b“要抢也”表明说话时“抢”的动作行为已经在进行，说话者的目的是让听话者终止这种行为。例(99)a听话者在这之前并没有“说”，说话者希望以后也不要“说”，b句中听话者已经进行了“说”这样的行为，说话者的目的是希望听话者不要再继续这种行为。

从上例可以看出“要”若处于句末位置，多是在祈使句中，“也”多在陈述句中，不管是肯定句还是否定句中“要”和“也”均可出现。所不同的是“要”句和“也”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祈使句中的“要”句多表示未然状态，“要抢要！”“要叫他说要！”在说话时听话者还未采取行动，“抢”和“说”都是未然状态；“也”句均表示已然状态，“要抢也。”“要叫他说也。”在说时，听话者已经采取了行动，已经在“抢”在“说”，说话者的目的是让听话人停止之前的行为，不要再继续。

在夏县方言中，“要”和“也”可以共现。“要”和普通话的“了<sub>1</sub>”功能相同，“也”和普通话的“了<sub>2</sub>”功能相同。在夏县方言中“要”和“也”既可同时出现在陈述句中，也可同时出现在疑问句中，多出现在“V/A+要+O+也”结构中。

(100) 我吃要三处果也。我吃了三个苹果了。

ŋə<sup>324</sup>tʂ<sup>h</sup><sup>53</sup>iau<sup>33</sup>sə<sup>53</sup>uai<sup>33</sup>kuo<sup>324</sup>ia<sup>31</sup>.

(101) 兀头牛死要三年也。那头牛死了三年了。

u<sup>33</sup>t<sup>h</sup>ou<sup>31</sup>ŋou<sup>53</sup>s<sup>324</sup>iau<sup>33</sup>sə<sup>53</sup>niə<sup>31</sup>ia<sup>31</sup>.

(102) 我马上就把钱给要他也。我马上就把钱给他了。

ŋə<sup>324</sup>ma<sup>324</sup>tʂə<sup>0</sup>te<sup>h</sup><sup>33</sup>pa<sup>324</sup>te<sup>h</sup>ia<sup>31</sup>kəi<sup>324</sup>iau<sup>33</sup>ta<sup>53</sup>ia<sup>31</sup>.

(103) 夜个小张下要班就走也。昨天小张下了班就走了。

ia<sup>33</sup>kə<sup>33</sup>ɛiau<sup>324</sup>tʂəŋ<sup>53</sup>xa<sup>33</sup>iau<sup>33</sup>pə<sup>53</sup>te<sup>h</sup>iu<sup>33</sup>tsou<sup>324</sup>ia<sup>31</sup>.

上述各例中的“要”和“也”都是在同一小句中共现，例(100)(101)中的宾语为量化后的数量宾语“三处果”和“三年”，陈述动作实现的数量或完成的时间，例(102)是单纯的人称代词宾语“他”，由“要”和“也”共同标记，表明“把钱给他”这一事件的完成；例(103)是一个连动句，“下班”和“走”这两个动作行为接连发生，由“要”和“也”共同标记这两个动作行为的实现和完成。

(104) 说错要木事，可说一遍就对也。讲错了没关系，再讲一遍就是了。

pf<sup>h</sup>iε<sup>53</sup>ts<sup>h</sup>uo<sup>33</sup>iau<sup>33</sup>mu<sup>33</sup>ts<sup>h</sup>ɿ<sup>33</sup>,k<sup>h</sup>ə<sup>31</sup>pf<sup>h</sup>iε<sup>53</sup>i<sup>53</sup>pia<sup>33</sup>te<sup>h</sup>iu<sup>33</sup>tui<sup>33</sup>ia<sup>31</sup>.

(105) 你吃要果也木? 吃也。 / 吃要也。 你吃了苹果了吗? 吃了。 / 吃了。

ni<sup>324</sup>ts<sup>h</sup>ɿ<sup>53</sup>iau<sup>33</sup>kuo<sup>324</sup>ia<sup>31</sup>mu<sup>33</sup>? ts<sup>h</sup>ɿ<sup>53</sup>ia<sup>31</sup>/ ts<sup>h</sup>ɿ<sup>53</sup>iau<sup>33</sup>ia<sup>31</sup>.

例 (104) “要”和“也”分布在带有转折意味的前后小句中，由“要”标记表明在说话时，“说错”这样的动作行为已经发生，“也”标记的小句是指听话者可以通过说话者的建议“再说一遍”从而实现“对”的状态；例 (105) 中“要”和“也”在疑问句中共现，问句是问听话者是否完成“吃苹果”这样的动作行为，可直接回答“吃也”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也可由“要”“也”叠加强调“吃”的完成。夏县方言中的“要”和“也”共现句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双“了”句。

### 3.2 “下”和“来<sub>1</sub>”的比较

“下”和“来<sub>1</sub>”在夏县方言中都是完成体的标记，且句法位置相同，都紧跟动词之后，但是两者表达的语法意义有所不同。“来<sub>1</sub>”句所表示的是句子整个事件的完成，如

(106) 夜个门套立来<sub>1</sub>多哩人。昨天门口站了很多人。

ia<sup>33</sup>ka<sup>0</sup>mẽi<sup>31</sup>tau<sup>33</sup>li<sup>31</sup>lai<sup>0</sup>te<sup>324</sup>li<sup>0</sup>zẽi<sup>31</sup>.

(107) 夜个门套立下多哩人。昨天门口站了很多人。

ia<sup>33</sup>ka<sup>0</sup>mẽi<sup>31</sup>tau<sup>33</sup>li<sup>31</sup>xa<sup>33</sup>te<sup>324</sup>li<sup>0</sup>zẽi<sup>31</sup>.

(108) 我做来<sub>1</sub>饭。我做了饭。

ŋø<sup>324</sup>tsou<sup>33</sup>lai<sup>31</sup>fæn<sup>33</sup>.

(109) 我做下饭。我做了饭。

ŋø<sup>324</sup>tsou<sup>33</sup>xa<sup>33</sup>fæn<sup>33</sup>.

(106) 是在客观描述句子发生的整个事件在说话时已经完成，若将前句中的“来<sub>1</sub>”替换成完成体标记“下”，则整句变为 (107)，虽与前句相比仅有一字之差，但句子所要强调的重点有所变化，“下”字句更强调“立”这一动作结果的完成，语义重点在“多哩人”上。再如 (108) 整句是在描述“我做了饭”这一事件的完成，若为 (109) 则强调做饭结果“饭熟”的完成。所以“下”和“来<sub>1</sub>”比，“来<sub>1</sub>”更强调整句事件的完成，而“下”更强调动作结果的产生和完成。

## 第四节 结语

从上面可以看出，夏县方言完成体标记标记“要、也、来<sub>1</sub>，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要”标记主要分布在“V+要+O，V+要+双宾语，V+要+数量词，V+要+小句，把+O+V+要”这样的句法结构中；标记“也”主要分布在“把+N+V+也，V+也，V+数量词+O+也，V+趋向补语+也”这样的句法结构中；标记“来<sub>1</sub>”多分布在“NP+VP+来<sub>1</sub>+NUM，NP+VP+来<sub>1</sub>+NP，NP<sub>处</sub>+V+来<sub>1</sub>+NP，A+来<sub>1</sub>+数量”等句法结构中；标记“下”多分布在“V+下+数量宾语，V+下+O”等句法结构中。

其次将四种标记进行了内部比较，发现“要”多表实现，且不可和趋向动词共现，“也”

表完结，且可和趋向动词共现，“来<sub>1</sub>”多表整个事件的完成，“下”强调动作的完成结果。通过与运城方言进行外部对比，发现与行政中心运城相比，夏县方言保留了更为完整的体貌系统。

再次，从体貌标记的“共现”“多标记”“黏着”“虚化”等几个角度对夏县方言的体貌标记进行特征分析。包括以下几点：

1) 夏县方言完成体体貌标记在句子中共现的情况时有发生。“完成体”中“要”和“也”共现，如陈述句“我吃要饭也”，疑问句及答句“你吃要果也木？吃要也。”，都是由“要”和“也”共同标记“吃饭”“吃果”这两个动作行为的完成。

2) 夏县方言中完成体也存在一种体貌由几种体貌标记来承担。如完成体由“要、也、来<sub>1</sub>、下”共同来承担。

4) 夏县方言的完成体体貌标记都具有很强的黏着性，不能单说，必须跟在动词或形容词后充当句子成分，在句中的位置也较为固定，不那么灵活。

5) 夏县方言中的有些体貌标记并未完全虚化，处于“准标记”阶段，如动态标记“下”除了表动态起始意义之外还有实在的动词用法。

兰盼盼（2015）所描写的运城方言完成体标记是“唠”，夏县方言完成体标记为“要、来<sub>1</sub>、也、下”等；我们由此推论，运城作为行政中心，方言受普通话影响更大，运城方言各体貌标记受此影响，已经有所简化。作为中国行政中心的北京，体貌标记就只剩下“了着过”三个，由此我们推论，越靠近行政中心或受行政中心影响越大的地方，体貌标记可能简化的更为明显，作为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夏县，可能还保存较为完整的体貌标记系统，且具有较大的独特性。

#### 参考文献：

##### 专著：

- [1] 陈前瑞. 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2] 戴耀晶.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5.
- [3] 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4] 郭校珍. 山西晋语语法专题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5] 李如龙. 动词的体[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 2-3.
- [6] 李小凡. 苏州方言语法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43.
- [7] 吕沈甲. 运城方言志[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 [8]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 [9] 彭兰玉. 衡阳方言语法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91-219.
- [10] 乔全生. 晋方言语法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11]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151-160.

- [12]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201.
- [13] 温端正&侯精一.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M]. 太原: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 [14] 邢向东. 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79-110.
- [15] 张双庆. 动词的体[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1996.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版, 2012.

#### 期刊论文

- [17] 陈平.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J]. 中国语文, 1988 (6) .
- [18] 陈前瑞. 句末“也”体貌用法的演变[J]. 中国语文, 2008 (1) : 28-41.
- [19] 邓守信. 汉语动词的时间结构[J]. 语言与教学研究, 1985 (04) .
- [20] 胡德明. 安徽芜湖清水话中对象完成体标记“得” [J]. 方言, 2008 (4) .
- [21] 李荣. 官话方言的分区[J]. 方言, 1985 (01) : 2-5.
- [22] 李小凡. 苏州方言的体貌系统[J]. 方言, 1998 (3) .
- [23] 刘祥柏. 新化方言六安丁集话体貌助词“倒” [J]. 方言, 2000 (2) .
- [24] 马庆株. 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J]. 中国语文, 1981 (2) .
- [25] 马庆株. 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J]. 中国语言学报, 1988 (3:157-180) .
- [26] 彭兰玉. 试析表示“体”的“在”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2 (3) .
- [27] 饶长溶. 福建长汀方言动词的体貌[J]. 中国语文, 1996 (6) :433-439.
- [28] 史秀菊. 晋语盂县方言的体态系统[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5) :91-94.
- [29] 史秀菊. 山西晋语事态助词“来”“来了”“来来”“来嘛” [J]. 语言研究, 2011:103-107.
- [30] 涂光禄. 贵阳方言动词的体貌、情态、状态格式[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 (4) .
- [31] 左思民. 现代汉语的“体”概念[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2) : 109-115.

#### 论文集

- [32] 胡明扬主编. 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C].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

- [33] 竞成. 汉语时体系统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4.

#### 学位论文

- [34] 兰盼盼. 山西运城方言体貌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35] 刘芳. 长治方言体貌助词及相关助词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 The accomplished aspect of Xiaxian Dialect

Lanyu Peng,Xiaofen L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Province, 410000)

**Abstract:** Xiaxian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Shanxi Province, belongs to Shanxi in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but in dialect, it is not belongs to Jin dialect, but is a part of Zhongyuan Mandarin Fenhe small pieces.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 and summarize the accomplished aspect of Xiaxian on the basis of

dialect investigation.

The accomplished aspect is made up from four marks, like “ 要[ia u<sup>33</sup>] , 来[laɪ<sup>3</sup>] , 也[ia<sup>324</sup>] , 下[xa<sup>33</sup>]” .First we describe each one in details, followed by the internal comparison .And we find that “ 要” always represent “ accomplishment” ,and never be together with directional verb.“ 也” emphasize on the end and can come with directional words.“ 来 1” represents the end of whole event.“ 下” emphasize on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Through external comparison with Yuncheng dialect, it is found that Xiaxian dialect retains a more complete accomplished aspect system.

Finally, the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appearance system of Xiaxian dialect, and finds that its marks have man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traddle, co-occurrence, adhering, unity, emptiness” , not only retaining the complete accomplished system, but also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Xiaxian dialect, complete system ,mark ,characteristics